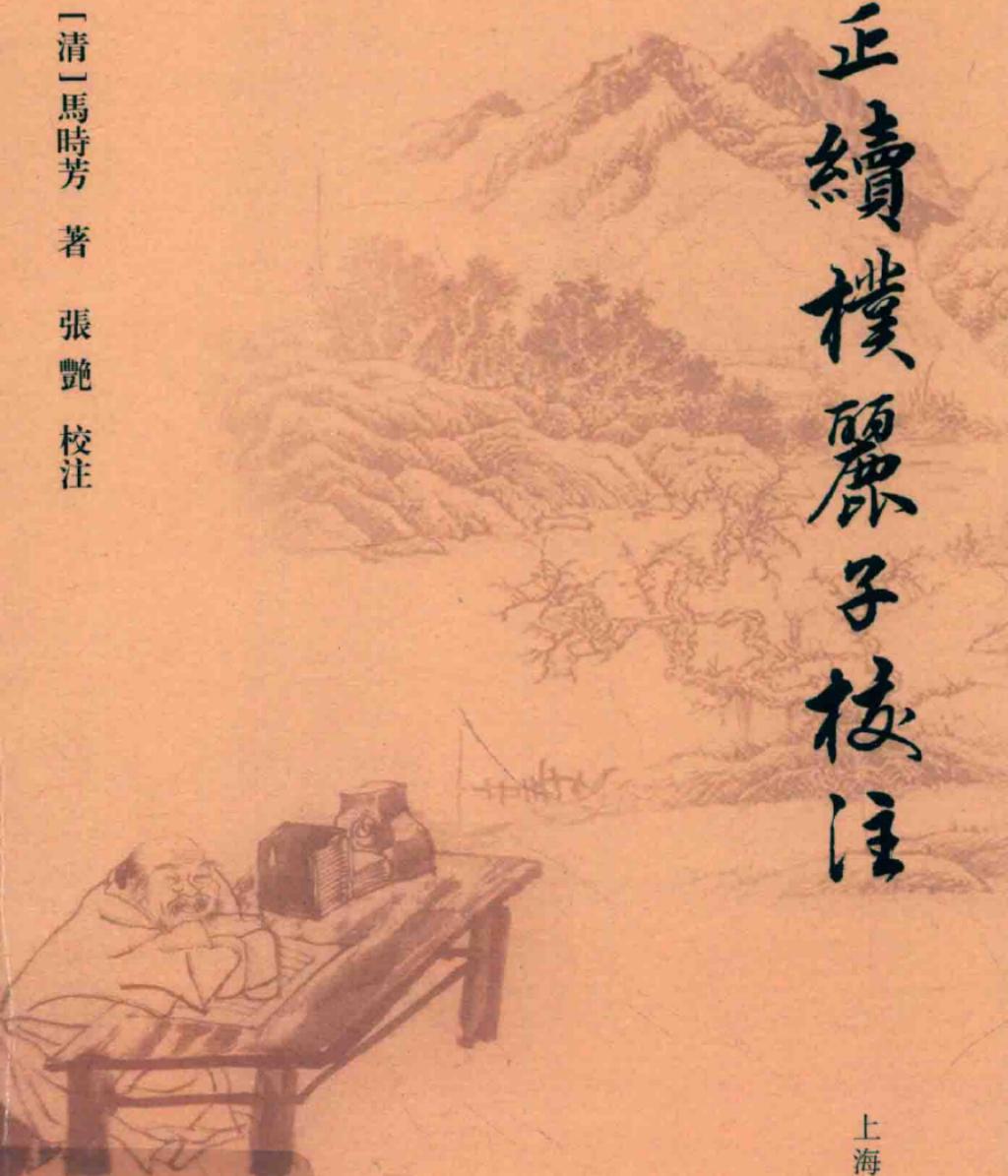


正續樓齋子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馬時芳 著 張艷 校注



正續樓齋子校注

—清—馬時芳 著 張艷 校注



平
鑒
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正續樸麗子校注 / (清) 馬時芳著; 張艷校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5325-9210-4

I. ①正… II. ①馬… ②張… III. ①雜著—中國—清代 IV. ①Z4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9)第 069860 號

正續樸麗子校注

[清] 馬時芳 著

張 艷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惠敦印務科技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4.875 插頁 2 字數 348,00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210-4

K · 2646 定價: 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略說馬平泉(代序)

馬平泉(1762—1837)，名時芳，字誠之，號平泉、見吾道人、澹翁等。清乾嘉時河南禹州人。心學家，夏峰北學的後勁。

平泉爲世家子。當其出生時，馬氏在禹州已經三百五十餘年，歷代不乏顯宦名士。十世祖馬文升有文武才，歷仕明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五朝，官至兵部尚書。四世祖馬濬，以王學傳家。三世祖馬相晉，講學嵩陽書院，與中原名士襄城劉青藜兄弟及李來章友善。祖父馬季吳，服膺明代理學家薛瑄，爲學沉潛篤實，絕重躬行。祖母趙氏，爲孫奇逢弟子趙御衆之女孫。趙氏藏書遂盡歸馬氏。父馬興淇，歷署贛縣、樂安、安福、鉛山縣事，爲官清正，善草書。

平泉幼承庭訓，少年時即胸懷遠志。弱冠中副榜，此後屢試不第。年五十二方授封丘縣教諭，盡忠職守，傾心課徒，深得門生愛戴。任職一年五個月，丁母憂歸鄉，隨後家居十數載。年六十五再授鞏義縣教諭。年七十五卒於官。著述甚豐，其中以正續《樸麗子》最爲知名。其他尚有《求心錄》《馬氏心書》《道學論》《風燭學鈔》《易引》《論語義疏》《來學纂言》《黃池隨筆》《芝田隨筆》《垂香樓文稿》《四家輯語》《挑燈詩話》《風檻待月》《評點智囊補》等，總數百卷以上，篇幅浩繁，內容精切。

平泉畢生服膺心學，精研陸王論著，對孫奇逢學說尤有心得。

明末清初心學大家孫奇逢於易代之際，由河北南遷，避亂河南輝縣夏峰村，課徒講學不輟，直至逝世，歷時二十五年。此後，中原地區就逐漸形成了夏峰北學的重要一支——中州夏峰北學。^①自清初的睢州湯斌、嵩陽耿介、開平趙御衆、襄城李來章、柘城竇克勤、上蔡張沐、儀封張伯行、中牟冉觀祖等人始，到乾嘉時期的夏錫疇、馬平泉、何昱、余昭、劉青蓮、郭爽、鄧萬吉、樊執中、胡煦等人，一代代學者的努力，使夏峰之學在河南的發展未曾稍衰，儘管其影響力已由當初的全國退回省內。在漢學大盛的學術環境之中，平泉擔起承續重任，“恪守前軌，不為時風衆好所轉移。……闔然自修，孤行其志”^②，繼承光大夏峰之學，為此後河南心學的持續發展鋪平了道路。道咸時的理學名臣李棠階、倭仁，清末民初的教育家、實業家李敏修、王錫彤，乃至新中國的歷史學家嵇文甫，均深受馬氏思想影響。

平泉的思想“以本心為提綱，躬行為著落，明體達用為歸宿”^③。概言之約為四端：

(一) 崇尚實用事功，反對空疏道學

平泉繼承王學左派及夏峰北學經世致用的精神，反空疏而重事功。他批評儒學浮泛之風時談道：

^① 另一支為河北夏峰北學。代表人物無為孫奇峰在河北講學時的弟子王五修、王法乾、王餘佑等人。

^② 嵇文甫：《孫夏峰學派的後勁——馬平泉的學術》，《嵇文甫文集》中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1頁。

^③ 關於馬時芳的學術思想，可參嵇文甫：《孫夏峰學派的後勁——馬平泉的學術》，《嵇文甫文集》中冊，第438—453頁；《記馬平泉的學說》，《嵇文甫文集》下冊，第692—703頁。

吾儒之學，必課諸事而後實。談玄渺，薄事功，自宋儒始也。士大夫好尚中於人心，下為風俗，而上為政教。孔明、謝安石皆能以一隅爭衡中原。宋以全盛之勢，遇敵即走竄於臨安。是時尚有天下十分之七，端拱喘息，甘為小朝廷而弗恥。人皆謂朝廷無人，而不知學術之浮闊有以基之厲也。流風相扇，至於今未已。吾兄試看，世間高談闊論、耑攻簡冊者有非夢夢者乎？……如此糊塗，安望其當天下事？蓋古人即事為學，學焉而日通；今人離事為學，學焉而日空。

(《黃池隨筆·與鳳崖大哥書》)

他認為宋儒談玄渺、薄事功正是國家傾覆而無由之的原因。離開事功而空談道學，只能日學日空，一無所得。

同時，他認為真正的道學與成聖成賢並不相悖。針對當時一些學者反空疏道學以至於根本反道學的觀點，如：“道學與聖賢各一事也。聖賢依乎中庸，以實心勵實行，以實學求實用；道學則務語精微，先理氣，後彝倫，薄事功。”他反駁道：“聖賢、道學安得區分？聖賢，道學之歸宿；道學，聖賢之日用。……至云實心、實行、實學、實用，聖賢有一不如是乎？”(《樸麗子·卷二》)明白指出“聖賢”是“道學”的目的，“道學”是“聖賢”的手段，手段若要達到目的，必須落在人倫日用的實處。

平泉處處以致用為先。弟子親手植藜，製杖以贈。他“拊之良久，辭。……曰：‘子之贈我，以致用也。今年未及杖，故不受。’”(《樸麗子》卷四)連手杖這樣的微物也必以“致用”量之，不中則不受。

(二) 檀揚權謀智術

講致用、重事功到一種程度，則對權謀智術的揄揚自成必然

之勢。故此平泉尤其欣賞張良：

漢有三傑，子房稱首。子房能率衆與敵角逐於原乎？曰：不能。子房能謹守管籥理繁治劇乎？曰：不能。子房之所能者，皆天下成敗興亡之大略，默運於心，應機而發，如庖丁解牛，批郤導窾，游刃有餘。子房可謂能自用其長者矣。（《樸麗子》卷五）

同時，他也非常關注權謀智術在亂世自保、盛世安身上所起的作用：

高帝雄斷少恩，手創天下。天下之外，一無所顧。誅韓信、取樊噲頭，實畏惡其智勇，恐後人不足以制之。留侯於分羹時早已覲破，故雖爲帝畫策臣，而始終在即離遠近間。天下甫定，脫然從赤松子游耳。（《樸麗子》卷五）

然而，平泉亦深知權謀智術因過於詭詐，有時未免有故意陷人於阱、坑害無辜的嫌疑，以致爲人詬病，因此他辯解道：

佛、老、申、韓、孫、吳之書去聖人之道皆遠，然自聖人用之即聖人矣。譬之桂附皆有毒，然陰寒之疾非此不愈。良醫用藥期於投症，無定品也。夫唯聖賢能知聖賢。太公望、散宜生不遇孔、孟，不且爲權謀術數之雄哉？（《樸麗子》卷六）

爲圖補救，他又給權謀智術的使用設置了底線。他舉例道：

梁孝王使人刺殺故相袁盎。景帝詔田叔案梁，具得其

事，乃恚燒獄辭，空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焚之矣。”上怒。叔從容進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賢之，以爲魯相。樸麗子曰：“漢法不行，孰有過於諸侯擅殺輔相乎？具梁王之罪，布告天下，收其組綬，以太后意赦不誅，庶幾其可。田叔佞諛之尤，君子羞之矣。”（《樸麗子》卷五）

可知，他所設底線即不可爲佞諛而枉法。他希望以此來桎梏權謀智術，使之不至過於越軌，爲奸人所乘。

但是，這一設定究竟合理與否？又如何準確把握？這些問題馬氏都沒有回答。嵇文甫評道：“他既然反對談玄說妙，由是而向另一端發展，凡涉及根本理論問題他都不大感興趣。究竟合理與否，他不加深究，而只是看現狀，講作用。”^①也因此，所謂底線不免懸空，無法落到實處，而權謀智術也就容易流入詭詐一途。

（三）循順物理人情

平泉繼承王學“與匹夫匹婦同的便是同德，與匹夫匹婦異的便是異端”，推崇循順物理人情，將之與君子的修爲聯繫在一起：“君子處世，惟情惟理。情理窮，而君子之途塞然。”（《樸麗子》卷三）

他循順物理，強調尊重事物發展的規律：

^① 嵇文甫：《記馬平泉的學說》，《嵇文甫文集》下冊，第703頁。

園中偶出豆一本，樸麗子鋤其草而灌溉之。自春徂夏，蔓引華滋，望之爛然，然而不實。詢諸老圃。老圃曰：“是豆也，夏種秋收，感寒氣而結實。今暑方炎炎，安得實乎？”曰：“余姑待之。”老圃曰：“今已繁盛如此，比秋而黃落矣，又何待焉？”“然則，如之何？”老圃曰：“子姑剪其蔓、落其華，俾無空耗於外。如此，則是豆也，受氣獨早，蓄精益多，具收成將倍於他豆。”及秋，果然。（《樸麗子》卷一）

他推崇人情，同王陽明一樣，將之上升到天理層面：

鄉人欲志其父之墓。延一孝廉至，所以敬奉者無不到。逾旬，鄉人具紙筆請曰：“期迫矣。求先生動筆。”接筆爲書其姓氏、里居、世系、子孫數行而止。鄉人求增益，孝廉作色曰：“可書穀幾石、麥幾斗耶？”又一中官干某內翰作壽序。內翰歷序漢唐以來宦寺之禍以畀之。中官大慚恨，月餘不出戶。樸麗子曰：“二人所持甚正，然於情何遠也，辭焉猶愈。夫文筆有害於名義者，斷腕弗爲。至於一切酬應之作，何妨少遷就以諧人情乎？人情允愜處即是天理。”（《樸麗子》卷三）

對人情的重視使平泉成爲必然的、樸素的人道主義者。

一方面他與某些儒者大唱反調，旗幟鮮明地批判“執理而不通情”的行爲，包括歷代爲官方所褒揚的忠臣義士。他論方孝孺：

蓋孝孺爲人強毅介特，嗜古而不達於事理，托迹孔孟，實類申韓，要其志意之所居，不失爲正直之士，故得以節義

終。然而七百餘口纍纍市曹，男婦老稚瀝血白刃，彼其遺毒爲已烈矣。(《續樸麗子》卷十八)

另一方面，他深切同情爲悖逆人情的禮教所苦之普通百姓，特別是飽受壓迫的女性：

餓死事果小耶？物果吾與耶？言大而正，遂成科律。若謂不用犧牲無以共祭祀，早寡無依，不妨聽其再醮。誰肯出此鄙語？究其間，得失正相半耳，亦安可不知也？……襄城一婦早寡，父令改適。舅不可，鳴諸官。官從其父。又一婦甫嫁而夫歿，有去志，舅呵斥之，逾月瘦死。(《求心錄》卷二)

他一反程朱科條，公然將“早寡無依再醮”與“寧餓死不失節”相提並論，認爲各有得失，當折衷而行。並舉兩例說明夫死守節對婦女的戕害，言下深有同情之意。這些不能不說都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言論。

(四) 齊人物，等貴賤

循順物理人情使得平泉對在上者不迷狂，對在下者不鄙視。對在上者不迷狂。他視“聖人”與衆人同，所以不同者，皆在後世“曲儒”可以神化歪曲：

聖賢與人同者也。其不同者，人異之耳。後世理學之名，似特立一格，爲是學者鰥鶩乎求異於人也。(《馬氏心書》卷一)

並打破歷來的崇古迷信：

古人亦人耳，耳目口鼻之所同嗜者，未必大遠於人人。
(《續樸麗子》卷十)

這種見識在古人中確是相當通達清明的。

對在下者不鄙視。他與鄉人交接毫無爲難勉強之色，反而樂在其中。他不但認爲君子不當免俗，甚至認爲不免俗方是真正的“賢”：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不免俗而賢，斯其所以賢也。堅持古義，恭也，而人恥之，竟至無室，亦太甚矣。夫學古，所以善俗，非以戾俗也。執古義以行於俗，安往而不窮哉？《周禮》大司徒以俗教安，帝王且不違俗，況士庶乎？固矣哉，士之爲士也。(《樸麗子·卷七》)

平泉思想約略有此數端。此外，他尚有對包容忍恥、禮俗禮制、教化無功等問題的探討，俟他日再做詳論。

張 艷

2018年9月21日

總 目 錄

樸麗子校注.....	1
續樸麗子校注.....	201

樸麗子校注

整理說明

是書始作於嘉慶二年(1797)，嘉慶八年(1803)完成。馬平泉自序解釋書名來由：“樸，不材木也。花不足以悅目，實不足以適口，匠氏數過之而弗覩也。麗者，麗於是以安身也。樸麗子者，其別號，遂以名其書。”內容“遠稽於古，近觀於今，農圃樵牧之屬，街談巷議之語，以及一飲一食、一草一木之細微，有所感發於心，輒警惕咨嗟而書之。感情著乎筆端，或意含於辭外，雖其間未必悉合，要皆反身切己之言，得諸磨鍊艱苦中。其於涉世之方三折肱矣”。從細處著眼，將其心學思想貫注於寓言形式之中，以期喚起人情物理之思。此書是馬氏著作中流布最廣、聲名最盛的一部。目前所見版本有：上下兩卷本，光緒乙未(1895)祥符王渭春刻本；四冊本，光緒乙未(1895)證性書屋本；九卷本，民國乙卯(1915)禹縣存古學社石印本，收入《平泉遺書》。經校勘考源，可以確定王渭春刻本與證性書屋本實係一本。王本與證性本雖年代較早，然而均為選本。遺書本雖較晚出，但一係全本，二為平泉晚年最終定稿。故《校注》以平泉遺書本為底本，以證性書屋本對校之。原書無標題，現每段題目係校注者擬定。

目 錄

平泉遺書敘 / 王夢林	13
樸麗子敘 / 李棠階	17
樸麗子序 / 馬時芳	19
卷一	21
一 書屋被盜	21
二 君子先行其言	23
三 崑山人得玉	23
四 有老圃善植菸	24
五 金珠不市鬻	25
六 大宛人得千里馬	26
七 江南人呼大麥爲小麥	27
八 諸葛武侯云	27
九 桓宣武曰	28
十 士有游於楚者	28
十一 道旁有虎	29
十二 假使顏淵	29
十三 君子小人之辨	30
十四 慎獨	31
十五 天不絕人路	31

十六 鄉人有爲子謀師	33
十七 童子爲人家傭	34
十八 村農善居積	34
十九 子思言於衛侯	35
二十 宿旅店	36
二十一 園中偶出豆一本	36
二十二 觀於匠氏之肆	37
二十三 荆公謂老泉	37
二十四 聞之郎官	38
二十五 游崆峒之限	39
二十六 有富者倨而勇	40
二十七 有士於盜爲左鄰	41
二十八 縣令某已報最	41
 卷二	43
一 吾鄉有人	43
二 鄰家有牝馬	44
三 鄉人有妾	45
四 或論《西銘》	46
五 有少年荒於賭	47
六 木工	48
七 一儒者講學山中	49
八 老儒怒	50
九 嗜博者	51
十 言心言性	52
十一 犯而不校	53
十二 客有自粵中來者	53

十三 投宿一士家	54
十四 群採玉於山	55
十五 三人浴於河	55
十六 痘癩	56
十七 晉人圍曹	57
十八 吳王夫差將許越成	58
十九 越伐吳	59
二十 宋向戌	60
二十一 盟於平丘	62
二十二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	63
 卷三	65
一 訪於鄉之杖者	65
二 叔孫歸	66
三 魄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	67
四 與鄉人士會飲	68
五 群釣	69
六 農子忽棄其耒耜	70
七 諫宋宗	70
八 醉者卧於途	71
九 吾有幽憂苦衷	72
十 小築新成	72
十一 富翁慳	73
十二 嗜火酒者	74
十三 擔橘欲入城者	74
十四 郡有巨室	75
十五 觀劇	75